

孩子们喜爱的大胡子叔叔

秦文君

2022年12月最后一天,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永远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让儿童文学界感念、叹息尤多。

我和董宏猷相识有35年了,最早是在一个儿童杂志举办的笔会上,起点还很滑稽。那时我出道不久,和文坛有点疏离,又是第一次独自去参加笔会。去接待处办理手续时,看到前面有一个敦实的背影,用皮筋扎一根马尾似的辫子,正在取房卡,我猜想是和蔼可亲的女作家,开口问:“这次笔会我们一共有几位女同胞?”不料他一回头,原来是个另类诗人打扮的文艺男。

董宏猷是湖北人,常年生活在武汉,他说自己身上有武汉“码头文化”的烙印。在我眼里,他的确见多识广,三教九流都能聊,但他达观,对人善意,永远那么真诚,而且他的热情属于澎湃型。记得在2000年前后,我和广东的作家关夕芝、蔡玉明去武汉。他听说后,一定要尽地主之谊,看我们的日程事先排满了,只有黄昏时分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他特意包了一条小船,请我们三个东湖荡舟。整个过程,他用唱歌来替代交谈,给我们唱各种与东湖、水、与武汉、泛舟有关的歌,一曲未了,另一曲接上了,连过门和伴奏都是他一个人包办了。

还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应邀去梅里雪山采风,那天回营地时,眼看天黑下来,藏族向导卓玛带着几个善于登山的作家在前面猛跑,散落在后面的我们七八个人同时迷路,董宏猷也在其中。山里没有通信信号,迟迟不见卓玛,大家只好四处寻找马蹄印,想走出困境。结果转到了更为冷僻的山涧。已是半夜了,为保存体力,大家决定不再瞎找了,围坐一圈,等待卓玛带人寻过来。

我们每个人面朝外,防止野狼之类的来偷袭。寒冷,加上饥肠辘辘,大家难免忧心。这时董宏猷笑嘻嘻地开口了,说没关系的,他背包里有吃的。大家眼巴巴地看着他慢慢地从背包里搜索良久,等等啊,他终于摸出几包润喉片,分发给大家。大家笑他不合时宜,不过润喉片丝丝的苦甜味,印在记忆里了。

董宏猷对儿童无比喜爱,他采访过一批一批的小孩子,和他们拥抱、打球,给他们唱歌、念诗、表演,教他们摄影,孩子们非常喜欢多才多艺的他。他获得孩子的信任,得以真正和孩子做到心灵契合,因而写就了他的成名作《100个中国孩子的梦》。他呕心沥血写出的,还有在他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才出版的《100岁的红领巾》。

这应该是一部长篇散文,但我感觉它更像一部长篇朗诵诗,既抒情,也叙事,有音律美,描述充满诗意,富有激情,这激情是董宏猷式的。他写先队百年史,试图在区区几千字的篇幅里全景化地写出红领巾的一百年的历史长卷,于是采用一个有力的阶梯,跳跃进行,努力用时代的脉络串联起不同历史阶段少年儿童的精神特质。书里的许多片段特别适合吟诵和传唱,始终激情澎湃着。

《100岁的红领巾》写了一段被很多人普遍遗忘的独特故事,有一段写到创办于1929年的淮安地区的兴安小学。记得我曾受邀在那所小学讲课,在校史上看到当年组建兴安旅行团,学校的创办人陶行知先生把预备安葬母亲的500大洋捐献出来,整个兴安旅行团的师生行程达5万里,一路鼓舞人心。将这些历史沿革放在整个少年运动史的链条上来看,很是感慨,也显出前辈们的理性、勇气、前瞻、创意。

并非亲历的回忆,董宏猷能这么畅快、这么开阔,这么从容地写,他写出100岁的红领巾的历程,对这一题材的开拓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有文献意义,特别可贵的是,这么一个厚重的主题,他用纯真的、将红领巾拟人化的方式,写得儿童一读能懂,这里蕴含着他的睿智和巧思以及漫漫的艺术追索,可见无论什么题材的艺术作品,要立得住,少不了丰满的艺术创造力。

孩子们喜爱的大胡子叔叔董宏猷,在2022年12月21日,也就是他去世前的10天,评介过一个青年作家,他说:作者能静下心来,写自己该写的文章,无疑是勇敢的。在特别艰难的日子里,敢于直面人生,才能盛开自己的花。

我想,他留下的好作品,就是他人生盛开的花。



接受邀请,到铁窗内为囚徒们主讲一个课题。

牢狱文化主管希望我和他们谈谈“向上向善”的人生道理,可我认为,同样的话,恐怕已经让他们听得双耳生茧了。我希望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透过电子简报,为他们讲述旅游世界的故事。文化主管一听便蹙着双眉说道:“他们从未出过国门,现在又是寸步难移的阶下囚,与他们谈这个陌生的课题,岂能产生什么积极的教化作用?”我淡定地应道:“让他们的心长出一双快乐的翅膀,让他们对缤纷多彩的世界产生憧憬,胜于老生常谈千百倍!”

果然,异国的奇风异俗和名胜风光,让他们双眸睽上了闪亮的釉彩。然而,最触动他们的,却是有关冰岛和哥伦比亚的故事。

冰岛严峻的地理环境导致了特殊的气候类型,每年阳光普照的夏季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其余九个月是漆黑漫长而又无比酷寒的冬天。令人讶异的是,在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里求存,冰岛人在欧洲每年“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名次依然遥遥领先,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着异常丰富的精神生活。冰岛人的阅读量,是全球最高的,在冰岛,三步一家小书店、

毛毛的爷爷年轻时,从宁波到上海来学生意,在一家颜料厂打工,后来赚了钱,认识了沪上名流虞洽卿的儿子,自己开了颜料行。颜料行经营得不错,就在上海胶州路一条僻静的弄堂里,安置了一栋小洋楼,成了家。解放后,颜料行被公私合营。上世纪80年代初,毛毛降临到虞家,成了二代人的掌上明珠。

毛毛父亲是我单位的同事。他为人低调,衣着整洁。高个,白净的脸盘上,一副秀琅琅,每一件衣服都能穿出他自己的个性,让人感觉他家庭的殷实。后来听说他是重点中学的特长生,让我想起古人曾说“观人之法,莫妙于初见”,顿时,对他的感觉

寄友人

王养浩

初识才俊在诗中,吊古寻幽日出东。钟山巍巍玄湖远,佳句每每念无穷。
二
巾帼何须让须眉,商海波澜红红梅。记否寒窗门帘泣,宏愿化作彩蝶飞。
三
椰林遍野春意浓,碧海扬帆浪涛涌。数载风雨挥手过,几多豪情对苍穹。

书架上有一本《周毅纪念文集》,是周毅的父母托陈村带给我的,他们知道周毅和我算是忘年交。当时拿到文集,实在不忍看,对于这个病逝于五十岁、对我来说亦师亦友的姐姐,过早地离开让人哀伤,于是就把它搁在书架上。今年春节,不知怎么的,竟随手翻开了这本文集,一篇一篇读了下去。

陈村说,“生前,她有一半并不活在当下”!真对!

认识周毅是在陈村当年开设的网络论坛《小众菜园》上。在虚拟世界里,我和周毅都是“菜农”;在现实世界里,她是编辑,我是作者。当然我不是一个好的作者,我天性懒惰,除了“不得不为工作”之外,写得极少。她其实是知道我的,但每次碰到我,还总是会问,有什么可以写写的?或者更像是鞭策式的鼓励,你要定下心来好好写写了。

有一段时间,我和周毅走得很近,是因为李娟。李娟是周毅从新疆阿勒

夜光杯

五步一家大书店,冬天一来,书籍的销售量特别高,许多人都喜欢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阅读;正因为这样,冰岛文风炽烈。他们在隆冬里,看到的不是令人沮丧的黑色,反之,书里的文字化成了一盏盏灯,使他们得以在黑暗

铁窗里的翅膀

(新加坡) 尤今

中发掘璀璨,发展出不向现实低头的顽强斗志,将当年北欧海盗肆虐的一块不毛之地建设成今日高福利、高待遇、低失业率、低犯罪率的国家。

我对他们说道:“对于处在劣势的人来说,知识就是一条救命的绳索;而书籍,就是获取知识的大宝库。”

他们点头如捣蒜。至于哥伦比亚呢,第二大城麦德林曾经是个使人心惊胆战的毒枭大本营,在1991年毒枭被歼灭后,有关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肃,现在已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美丽城市。然而目前,在麦德林,仍然有着一个极大的贫民窟,有数十万贫民聚居。我搭乘缆车

非同一般。与其深交,还是大家都有了女儿之后,在探讨“育女”的问题上,话题开始展开。巧的是,我们同在一个办公楼上班,下班后,厂车站点在胶州路上。穿过弄堂,是

虞家毛毛

郎绮屏

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家后门那个热闹,爷爷奶奶等在门口,毛毛被妈妈搂在怀里。在我的记忆中,毛毛是个非常娇嫩的女孩,柔和甜美,笑起来眼睛很亮。她会叫一声“阿姨”然后羞怯地转过身。

那个年代,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多么充满执念。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遵从“丛林法则”,将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中午午休时,大家在一起交流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态度。毛毛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我们家对孩子的教育,是放宽。爷爷奶奶和我们都不干涉她的学习。”

“啥?你不管她的成绩?”同事们都惊讶地问道。

毛毛父亲接着说:“阿拉毛毛语言天赋很好,就是数学总是不及格。一年级,她带回来一张数学卷子,要求是把1到10倒过来写,数学思维应该是从10退到1,她却写成1到

01。看到这张卷子,爷爷奶奶只是用手扶了一下老花眼镜,对孙女说,订正一下,以后就知道了,随后踱步而去。”是父亲发现她用了画画的思维,从而开始教她拿画笔。鼓励她先往墙上画,任由她天马行空。他觉得孩子有一技之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无须拥有大学文凭,也可以把人

生过得很快快乐。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画画的。毛毛恰恰如此,祖上生产的颜料,似乎流进了毛毛的基因里。毛毛家中的白粉墙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可爱的蓬蓬裙,裙撑营造出纤细的腰,人物串成了童话世界里的故事。很多年以后,胶州路房子要拆迁,同事们应邀去参观了毛毛的“迷宫”。第一次去造访毛

毛家,看着四壁满墙的画,连一点点白隙缝也被她的色彩填满。大家都被她笔下可爱的人物、充满阳光的用色,以及多变的造型所迷住。她的童年可以不做算术题,她的关注点都在画上,每天都活得简单快乐。

卢梭说:世间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毛毛就是这样的天才。她后来就读了一所美术学院。多年以后,毛毛成了著名的动画画家。

说,只要是和巴老有关的事情,黄永玉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当年巴金和萧珊对黄永玉的照顾,至今仍温暖着、激励着他。是啊,巴老与黄永玉也是忘年交,早年间,年轻的黄永玉在上海谋生时,便借住在巴老创办的出版社里。那天早上,在巴金故居,黄永玉开心极了,他脱去外套,只穿衬衣,在花园草地上盘腿坐下,片刻,他向后倒去,竟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

不久后的一天,周毅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她寄放在父母家里的藏书不要了,她知道我爱书藏书,便悉数赠予我,让我去搬。再后来,我竟收到了她的新书《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她竟然把最珍贵的时间,最大的力气,花费在了研究黄永玉的书上。而我,竟然还唐突地给周毅发了信息,婉转地说写得太辛苦

向下俯瞰,挤迫的陋屋如烂齿并列、狭隘的巷子如蜘蛛网罗棋布;垃圾堆积,邈邈不堪。缆车爬到山顶时,我赫然看到一幢巍峨的建筑突兀地屹立着。咦,杂乱无章的贫民窟,怎么竟会出现一栋好似梦幻般的宏伟建筑呢?原来当地政府企图利用软性力量来减少贫民窟的犯罪率,所以,2007年刻意在此兴建一座设备齐全的图书馆。馆内职员告诉我:“我们尝试通过书籍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以励志故事为他们空白的人生格子填入瑰丽的希望,以多样化的益智活动启发他们的智慧,以网络开拓他们的视野。等他们培养了定时上图书馆的良好习惯后,他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目前一无所有的困窘苍白,而是未来无限可能的七彩憧憬!”

我对着眼前专注听讲的囚徒恳切地说道:“对于所有跌落于生活谷底的人来说,书籍,就是希望的曙光。”他们频频点头。

一个讲座,就是一颗种子,我们不能期望遍地开花,但是,如果有其中一颗心灵因此而受到启发,长出翅膀,飞向梦想,便算是功德圆满了。

下山途中偶相遇,本无色空两相悦。下山(设色纸本)朱刚



下山途中偶相遇 本无色空两相悦 下山(设色纸本)朱刚

第一本漫画书出版,毛毛心境上没什么特别感觉。接下来参加过一次香港的展会,觉得自己不能自拔了。她说自己最擅长吃鱼,会将鱼骨头完美剔除后大口吃。“猫鱼”成了她的笔名。2014年作为日本初音未来的主创者出席展会,日本札幌机场悬挂她的作品,街上行驶的电车外壳上是她的作品。猫鱼笔下人物的服饰都非常有特点,画中的颜色都是自己跑出来的。

记者问猫鱼:“你画画

是否会参阅别人的作品?”猫鱼很坚定地回答:“小时候,父亲带我学画画,就是让我自己想象着画,习惯一直保存到现在,完全由自己从生活中提炼,这样的东西才会有自己的特色。”

猫鱼父亲说:“‘唯淡唯养,乃得其养’,是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做人做事心平气和,对待孩子尤其重要。家长要善于陪伴孩子,你怎么做,孩子也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句话,让我想起萨特的哲学。

了。老先生到上海参加《收获》杂志的活动,很惦念病中的周毅,但周毅谢绝见面。黄永玉说:我没有去成,也不跟我打电话,这女孩子肠硬,真下得了手。

记得有一年上海文史馆的《世纪》杂志开研讨会,主办方请在座的作家们多写点自己熟悉的老先生。坐在我旁边的程乃珊悄悄地和我谈,你还年轻,千万记得不能有太多的忘年交,你们都会走在你前面,这是自然规律,你会感到很孤单的。这个冬天,我的好多“老朋友”都去世了。坐在灯下,细细读着一篇篇怀念周毅的文章,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但我内心并不孤独,反而有些温暖,那是绵亘而温润的教养,这种温度的传递,是文化的,且超越时代。

十日谈

明起刊登一组《品质生活》,责编:林明杰、殷健灵。 忘年交 责编:刘芳